

甌香館集卷十一

畫跋

武進惲 格著

海昌蔣光煦輯

春夜與虞山好友石石谷書齋斟茗快談戲拈柯九思樹石石谷補竹坡共爲笑樂時丙申浴佛前二日記

畫有用苔者有無苔者苔爲艸痕石迹或亦非石非艸卻似有此一片便應有此一點譬之人有眼通體皆靈究竟通體皆靈不獨在眼然而離眼不可也

文徵仲述古云看吳仲圭畫當于密處求疎看倪雲林畫當于疎處求密家香山翁每愛此語嘗謂此古人眼光鑠破四天下處余則更進而反之曰須疎處用疎密

處加密合兩公神趣而參取之則兩公參用合一之元微也

莫作迂癡筆法會壽道人紛亂無法法亦無失癡翁迂老盡此豪端正索解人不得

先塗抹後數幅次乃作此小變黃一峯法神氣迥殊亦昔人噉蔗之意也

董元宰夜山圖如此著墨破深曲處玩之如積欲令雲氣生動也

小景八幀東園遊戲翰素時所得半出率爾直寫懷間新思不全學古法廷受留置案上時一展對或與南陽宗少文風流不遠也

雲林樹法分明如指上螺四面俱有苔法皴法多于人所不見處著意

今人用心在有筆墨處古人用心在無筆墨處倘能于筆墨不到處觀古人用心庶幾擬議神明進乎技矣

春山如笑夏山如怒秋山如妝冬山如睡四山之意山不能言人能言之秋令人悲又能令人思寫秋者必得可悲可思之意而後能爲之不然不若聽寒蟬與蟋蟀鳴也

右小景七幀爲東園娛閒遊戲之作或規模古製亦閒出新意不循畦徑無煩繪采欲墨章水暈自備五色非得象外之賞者未足與觀此畫也

三日不搦管則鄙吝復萌正庾開府所謂昏昏索索時矣

逸品其意難言之矣殆如盧敖之游太清列子之御冷風也其景則三閭大夫之江潭也其筆墨如子龍之梨花鎗公孫大孃之劍器人見其梨花龍翔而不見其人與鎗劍也

畫以簡貴爲尙簡之入微則洗盡塵滓獨存孤迥烟鬟翠黛斂容而退矣

高逸一種不必以筆墨繁簡論如於越之六千君子田橫之五百人東漢之顧厨俊及豈厭其多如披裘公人不知其姓名夷叔獨行西山維摩詰臥毘邪惟設一榻

豈厭其少雙鳧乘雁之集海濱不可以筆墨繁簡論也
然其命意大諦如應曜隱淮上與四皓同徵而不出摯
峻在汧山司馬遷以書招之不從魏邵入牛牢立志不
與光武交正所謂沒蹤迹處潛身于此想其高逸庶幾
得之

宋法刻畫而元變化然變化本由于刻畫妙在相參而
無礙習之者視爲歧而二之此世人迷境如程李用兵
寬嚴異路然李將軍何難於刁斗程不識不妨于野戰
顧神明變化何如耳

方圓畫不俱成左右視不并見此論衡之說獨山水不
然畫方不可離圓視左不可離右此造化之妙文人筆

端不妨左無不宜右無不有

易林云幽思約帶古詩云衣帶日以緩易林云解我胃
春古詩云憂心如擣用句用字俱相當而成妙用筆變
化亦宜師之不可不思也筆墨本無情不可使運筆墨
者無情作畫在攝情不可使鑒畫者不生情

古人論詩曰詩罷有餘地謂言簡而意無窮也如上官
昭容稱沈詩不愁明月盡還有夜珠來是也畫之簡者
亦然東坡云此竹數寸耳而有尋丈之勢畫之簡者不
獨有其勢而實有其理

嘗謂天下爲人不可使人疑惟畫理當使人疑又當使
人疑而得之

羣必求同同羣必相叫相叫必于荒天古木此畫中所
謂意也

寂寞無可奈何之境最宜入想亟宜著筆所謂天際真
人非鹿鹿塵埃泥滓中人所可與言也十日一水五日
一石造化之理至靜至深卽此靜深豈潦艸點墨可竟
宋人謂能到古人不用心處又曰寫意畫兩語最微而
又最能誤人不知如何用心方到古人不用心處不知
如何用意乃爲寫意

幽情秀骨思在天外使人不敢以凡筆相贈山林畏佳
大木百圍可圖也萬竅怒號激謫叱吸叫譟突咬調調
刁刁則不可圖也于不可圖而圖之惟隱几而聞天籟

山從筆轉水向墨流得其一鬮直欲垂涎十日妙在平淡而奇不能過也妙在淺近而遠不能過也妙在一水一石而千崖萬壑不能過也妙在一筆而衆家服習不能過也

魏雲如鼠越雲如龍荆雲如犬秦雲如美人宋雲如車魯雲如馬畫雲者雖不必似之然當師其意

作畫須優入古人法度中縱橫恣肆方能脫落時徑洗發新趣也

余嘗有詩題魯得之竹云倪迂畫竹不似竹魯生下筆能破俗言畫竹當有逸氣也

董宗伯云畫石之法曰瘦透漏看石亦然卽以玩石法

畫石乃得之

筆墨可知也天機不可知也規矩可得也氣韻不可得也
以可知可得者求夫不可知與不可得者豈易爲力哉
昔人去我遠矣謀吾可知而得者則已矣

李成范華原始作寒林東坡所謂根莖牙角幻化無窮
未始相襲而乃當其處合于天造宜于人事者也無墨
池研臼之功便欲追蹤上古其不爲郢匠所笑而貽賤
工皿指之譏者鮮矣

古人用筆極塞實處愈見虛靈今人布置一角已見繁
縟虛處實則通體皆靈愈多而愈不厭玩此可想昔人
慘澹經營之妙

川瀨氤氳之氣林嵐蒼翠之色正須澄懷觀道靜以求之若徒索于豪末閒者離矣

凡觀名迹先論神氣以神氣辨時代審源流考先匠始能畫一而無失矣北宋首出惟推北苑北苑嫡派獨推巨然北苑骨法至巨公而該備故董巨并稱焉巨公又小變師法行筆取勢漸入闊遠以闊遠通其沈厚故巨公不爲師法所掩而定後世之宗巨公至今數百年遺墨流傳人間者少單行尺幅價重連城何況長卷尋常樹石布置已不易觀何況萬里長江則此卷爲巨公生平傑作無疑也自汶峨濫觴以至金焦流宗東會所謂網絡羣流呼吸萬里非足迹所歷目領神會如巨公者

豈易爲力哉宋代擅名江景有燕文貴江參然燕喜點
綴失之細碎江法雄秀失之刻畫以視巨公燕則格卑
江爲體弱論其神氣尙隔一塵夫寫江流一派水耳縱
廣盈尺間水勢澎湃所激蕩者宜無餘地其閒爲層峯
疊嶺吞雲靡霧涉目多景變幻不窮斯爲驚絕至于城
郭樓臺水村漁舍關梁估船約畧畢具猶有五代名賢
之風蓋研深于北苑而加密矣今世所存北苑橫卷有
三一爲瀟湘圖一爲夏口待渡一爲夏山卷皆丈餘景
塞實無空虛之趣若此長綃觀其布置足稱智過于師
謂非天下之竒迹邪此卷昔爲衣白鄒先生所藏今歸
楊氏江上御史王山人石谷輩商確時代源流因爲辨

國朝會集卷十一
識考定如此偶一披玩忽如寄身荒崖邃谷寂寞無人之境樹色離披澗路盤折景不盈尺游目無窮自非凝神獨照上接古人得筆先之機研象外之趣者未易臻此

不落畦徑謂之士氣不入時趨謂之逸格其創制風流昉于二米盛于元季泛濫明初稱其筆墨則以逸宕爲上咀其風味則以幽澹爲工雖離方遯圓而極妍盡態故蕩以孤弦和以太羹憩于閨風之上泳于沈寥之野斯可想其神趣也

作畫須有解衣盤礴旁若無人意然後化機在手元氣狼藉不爲先匠所拘而游法度之外矣出入風雨卷舒

蒼翠模崖範壑曲折中機惟有成風之技乃致冥通之
奇可以悅澤神風陶鑄性器

今人畫雪必以墨積其外粉刷其內惟見縑素閒著粉
墨耳豈復有雪哉

偶論畫雪須得寒疑凌兢之意長林深峭澗道人烟攝
入渾茫游于沕穆其象凜冽其光黯慘披拂層曲循境
涉趣巖氣浮于几席勁飈發于毫末得其神迹以式造
化斯可喻于雪矣

高簡非淺也鬱密非深也以簡爲淺則迂老必見笑于
王蒙以密爲深則仲圭遂闕清疎一格意貴乎遠不靜
不遠也境貴乎深不曲不深也一勺水亦有曲處一片

石亦有深處絕俗故遠天游故靜古人云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其意安在無公天機幽妙倘能于所謂靜者深者得意焉便足駕黃王而上矣

作畫至于無筆墨痕者化矣而觀者往往勿能知也王嬌麗姬人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又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語云射較一鏃弈角一著勝人處正不在多

昔人云牡丹須著以翠樓金屋玉砌雕廊白鼻猧兒紫絲步障丹青團扇紺綠鼎彝詞客書素練而飛觴美人拭紅綃而度曲不然措大之窮賞耳余謂不然西子未入吳夜來不進魏邢夫人衣故衣飛燕近射鳥者當不

以窮約減其丰姿麤服亂頭愈見妍雅羅紈不御何傷
國色若必踏蓮華營金屋刻玉人此綺豔之餘波淫靡
之積習非所擬議于藐姑之仙子宋玉之東家也

貫道師巨然筆力雄厚但過于刻畫未免傷韻余欲以
秀潤之筆化其縱橫然正未易言也

黃鶴山樵秋山蕭寺本生平所見此爲第一畫紅樹最
穠麗而古澹之色黯然在紙墨外真無言之師因用其
法

高逸一種蓋欲脫盡縱橫習氣澹然天真所謂無意爲
文乃佳故以逸品置神品之上若用意樛仿去之愈遠
倪高士云作畫不過寫胸中逸氣耳此語最微然可與

國朝集卷十一
八
知者道也

梅花庵主與一峯老人同學董巨然吳尚沈鬱黃貫蕭散兩家神趣不同而各盡其妙

余畫樹喜作高柯古榦愛其昂霄之姿含霜激風挺立不懼可以況君子惟營邱能得此意當以瓣香奉之寒林昔推營邱華原得古勁蒼寒之致曾見營邱雪山畫樹多作俯枝勢則劍拔弩張筆則印泥畫沙此圖師其意而少變其法似于古人畧有合處與知者鑒之戊申春子渡錢唐游山陰泛舟鏡湖探禹穴其上有古柏盤曲天矯離奇霜皮雪榦閱數百千年因嘆陽羨善卷偃柏已不可見武侯廟前黛色參天未識與巫峽雪

山猶能同峙否戲圖此本以發奇狀庶幾黃鶴山樵之
畫桐先香山翁之寫報國松也

北苑畫正峯能使山氣欲動青天中風雨變化氣韻藏
于筆墨筆墨都成氣韻不使識者笑爲奴書

巨然行筆如龍若于尺幅中雷轟電激其勢從半空擲
筆而下無迹可尋但覺神氣森然洞目不知其所以然
也

黃鶴山樵一派有趙元孟端亦猶洪谷之後有關仝北
苑之後有巨然癡翁之後有馬文璧也

子久以意爲權衡皴染相兼用意入微不可說不可學
太白云落葉聚還散寒雅栖復驚差可擬其象

六如居士以超逸之筆作南宋人畫法李唐刻畫之迹
爲之一變全用渲染洗其勾斫故煥然神明當使南宋
諸公皆拜床下

婁東王奉常家有華原小幀墟壑精深筆力遒拔思致
極渾古然別有逸宕之氣雖至精工居然大雅

董宗伯極稱高尙書大姚村圖石谷王子又稱夜山圖
得烟雲變滅之狀高彥敬畫人間傳者不多見得從尺
幅片紙想其規模漱其芳潤猶可以陶冶羣賢超乘而
上

昔人論畫雪景多俗董雲閒頗宗其說嘗見畫史稱營
邱所作雪圖峯巒巒林屋皆以澹墨爲之而水天空處全

用粉填亦一奇也每以告畫人不愕然驚則啞然笑足以知後學之凡下也觀此語于當時畫手求一知營邱用意處已不可得况風氣代降至于數百年之後哉然營邱之創製遂爲獨絕以論雪景多俗蓋亦指衆工之迹耳豈足以限大方以是知雲閒之說非至論也

子久天池浮巒春山聚秀諸圖其皴點多而墨不費設色重而筆不沒點綴曲折而神不碎片紙尺幅而氣不促游移變化隨管出沒而力不傷董文敏所謂烟雲供養以至于壽而仙者吾以爲黃一峯外無它人也

泰岱秦松王右丞曾有此圖右丞曰秦換而松不換蓋自矜其畫耳迄今而不換之松安在右丞之畫亦安在

邪

錫山舟次一望山水林屋舟輿橋梁豆艸黍稷爭相位
置八月既望水之宜落時也而迷迷離離猶如此邪

某公詩吳生畫如五十婦人修察其容自以爲姣好當
門而人視之已憔悴甚矣

天外之天水中之水筆中之筆墨外之墨非高人逸品
不能得之不能知之

郭熙河陽人其畫法譎宕奇妙至以真雲招入囊中放
出以似其飄渺之象爲山形然後世學者多入魔道其
自言曰凡畫積情氣而強之者其迹軟懦而不快此不
注精之病也積昏氣而汨之者其狀黯猥而不爽此神

不與俱成之病也以輕心佻之者其形脫略而不固此
不嚴重之弊也以慢心忽之者其體疎率而不齊此不
恪勤之弊也觀此則公之小心精密也亦至矣
筆墨攢簇然欲使人可以尋味而得之如通國皆知子
都而淄澠之相別黑白之相懸不俟易牙離朱也

米氏父子與高尙書分路揚鑣亦猶王氏羲獻與鍾元
常齊驅並駕然其門徑有異而同有同而異者

雍門琴引云須坐聽吾琴之所言吾意亦欲向知者求
吾畫中之聲而知所言也

方方壺蟬蛻世外故其筆多詭岸而潔清殊有側目愁
口科頭箕踞之態因念皇皇鹿鹿終日駸駸馬足中而

欲證乎靜域者所謂下士聞道如蒼蠅聲耳

子久神情于散落處作生活其筆意于不經意處作腴理其用古也全以已意而化之魁臙竟叔之猛厲也而獵人能馴之以角抵之戲王孫之詭秘也而弋人能導之以桑林之舞此其故有非言說之所能盡矣

元人幽秀之筆如燕舞飛花揣摩不得又如美人橫波微盼光彩四射觀者神驚意喪不知其所以然也

雲西筆意靜淨真逸品也山谷論文云蓋世聰明驚彩絕豔離卻靜淨二語便墮短長縱橫習氣涪翁論文吾以評畫

迂老幽澹之筆余研思之久而猶未得也香山翁云子

少而習之至老尙不得其無心湊泊處世乃輕言迂老乎

元人幽亭秀木自在化工之外一種靈氣惟其品若天際冥鴻故出筆便如哀絃急管聲情並集非大地歡樂場中可得而擬議者也

近日寫生家多宗余沒骨花圖一變爲穠麗俗習以供時目然傳模既久將爲濫觴余故亟構宋人澹雅一種欲使脂粉華靡之態復還本色

余凡見管夫人畫竹三四本皆清竇絕塵近從吳門見邵僧彌臨本亦略得意趣猶有仲姬之風焉半園唐孝廉所藏烏目山人臨管夫人竹窩圖卷寔爲超逸駸駸

國朝會集卷十一
三
乎駕仲姬而上僧彌小巫耳

元時名家無不宗北苑矣迂老崛強故作荆闕欲立異以傲諸公耳

方壺潑墨全不求似自謂獨參造化之權使真宰欲泣也宇宙之內豈可無此種境界

黃鶴山樵遠宗摩詰其能自立門戶頡頏黃倪蓋得力于北苑者深也

米家畫法至房山而始備觀其墨華遊戲脫盡畦徑果非時人所能夢見

昔滕昌祐常于所居多種竹石杞菊以資畫趣所作折枝花果並擬諸生余亦將灌花南田玩樂苔草抽豪研

色以吟春風信造化之在我矣

趙大年江山積素圖秀潔妍雅得王維家法王晉卿鄭
僖輩皆不能及此本爲王于一先人文裕公所藏傳之
太僕以至于一可謂一代鴻寶

寫生家日研弄脂粉搯花探蕊致有綺靡習氣豈若董
巨長皴大點墨雨淋漓吞吐造物之爲快乎劍門樵客
以此傲南田宜也

雲林畫天真澹簡一木一石自有千巖萬壑之趣今人
遂以一木一石求雲林幾失雲林矣

宋時人物衣摺多宗李龍眠石谷子爲余言向在維揚
貴戚王長安家觀宋徽廟六高士圖倜儻有出塵之度

行筆巧密與龍眠幽風圖略同因知趙文敏所宗亦龍
眠一派也此作松下老子圖玩其筆勢森然古法具在
但以設色變其白描此種用色古淡明潔惟明代文徵
仲庶幾得之時俗庸史不足與議矣澹庵宋元冊中觀
郭河陽寒山行旅絕奇江貫道江關暮雪亦妙本也劉
松年畫人物團扇本三人回首看左角桃花人物如生
竹夾葉大綠帶烟霧真有神氣王晉卿畫楊柳樓閣極
精工柳用大綠塗染後用汁綠開細葉極鮮麗郭河陽
行旅圖石谷已撫入絹素極可觀大有出藍之美
此景樵營邱寒林曉烟極蒼茫有深曲意余謂畫霧與
烟不同畫烟與雲不同霏微迷漫烟之態也疎密掩映

烟之趣也空洞沈冥烟之色也或沈或浮若聚若散烟之意也覆水如纒橫山如練烟之狀也得其理者庶幾解之五峯創意新鮮可稱獨步

烏目山人爲余言生平所見王叔明真迹不下廿餘本而真迹中最奇者有三吾從秋山草堂一幀悟其法于毘陵唐氏觀夏山圖會其趣最後見關山蕭寺本一洗凡目煥然神明吾窮其變焉大諦秋山天然秀潤夏山鬱密沈古關山圖則離披零亂飄洒盡致殆不可以徑轍求之而王郎于是乎進矣因知向者之所爲山樵猶在雲霧中也石谷沈思旣久暇日戲彙三圖筆意于一幀滌盪陳趨發揮新意徊翔恣肆而山樵始無餘蘊今

夏石谷自吳門來余搜行笈得此幀驚歎欲絕石谷亦
沾沾自喜有十五城不易之槩置余案頭摩挲十餘日
題數語歸之蓋以西廬老人之矜賞而石谷尙不能割
所愛矧余輩安能久假爲韞櫝玩邪庚戌夏五月題于
靜嘯閣

香山翁云北苑禿鋒余甚畏之旣而雄雞對舞雙瞳正
照如有所入陳姚最有言躡方跡之足易標圓行之步
難雖言游刃理解終迷以此語語作家茫然不知也香
山翁蓋于北苑三折肱矣但用筆全爲雄勁未免昔人
筆過傷韻之譏猶是仲由高冠長劍初見夫子氣象
庚戌夏六月同虞山王子石谷從城攜筇循山行三四

里憩吾谷乘興遂登劍門劍門虞山最奇勝處也亦如
扶搖之翼下垂也石壁連袤中陡削勢下絕若劍截狀
闕一牖如可通他徑者因號爲劍門云余因與石谷高
嘯劍門絕壁下各爲圖記之寫游時所見大畧如此
梅花庵主學北苑猶爲昔人神氣所壓未能負然自拔
此本所撫仲圭石谷得法外之意真後來居上

余見石谷畫凡數變每變益奇此本爲今春所作觀其
脫落荒率處與客秋較異似又一變也變而至于登峯
翻引荆楊兩公以爲合古雖不妨土壤增高而此亦安
平君置卒上座而謬爲恭敬也

曾從吳門觀盧鴻草堂圖十二幀其作樹渲染正與此

本相類樸古之韻逼真唐人五代以下無此風骨

法行于荒落艸率意行于欲赴未赴瓊華玉巒烟樓水樹不敢當古人之刻畫而風氣近之

泛舟北郭外觀平岡一帶高林紅葉彩翠百狀烟光霞氣相照映如錦屏與武林靈隱虞山劍門同一天孫機也

癡翁畫林壑位置雲烟渲暈皆可學而至筆墨之外別有一種荒率蒼莽之氣則非學而至也故學癡翁輒不得佳臻斯境界入此三昧者惟婁東王奉常先生與虞山石谷子耳觀其運思纏綿無閒飄渺無痕寂焉浩焉寥焉渺焉塵滓盡矣靈變極矣一峯邪石谷邪對之將

移我情

雪圖自摩詰以後惟稱營邱華原河陽道寧然古勁有餘而荒寒不逮王山人畫雪直上追唐人謂宋法登堂未爲入室元代諸賢猶在門庭邊游衍耳

王山人擬松陰論古圖斟酌于六如晞古之閒又變而爲精純爲勁峭唐解元之法至此而大備矣

以王郎之勁筆乃與世俗時史并傳猶犖麋子都美惡較然培塿方壺鉅細迥異則凡有目者所共知也

石谷山人筆墨價重一時海內趨之如水赴壑凡好事家懸金幣購勿得王子乃從吳閫解后能使山人欣然呼毫畱此精墨可謂擾驪龍而探夜光真快事也

向在王長安家見燕文貴長江圖其山嵐汀渚樹林籬
落人烟樓閣水村漁舍帆檣舟楫曲盡其妙石谷取意
作江岸圖致佳千里江山收之盈尺可謂能工遠勢者
矣

北苑霧景橫幅勢極渾古石谷變其法爲風聲圖觀其
一披一拂皆帶風色與時俗工人寫風惟作樹枝低亞
震蕩之意者稍異其妙在畫雲以狀其怒號得其勢矣
石谷言見房山畫可五六幀惟昨在吳門見一幀作大
墨葉樹中橫大坡疊石爲之全用渴筆潦草皴擦極蒼
勁不用橫點亦無渲染其上作正峯始有雲氣積墨皴
染極細潤極荒寒石谷畧用其意作大幅能曲盡其妙

展圖黯然若數百年物也

東口老人家藏洪谷子峭壁飛泉長卷石谷言曩時曾
借摹後爲祝融氏所收不可復見頃在楊氏園亭含毫
搆思撫入冊中真所謂雲峯石迹迴出天機古趣晶然
新意警拔思而得之倘亦鬼神通之者邪

石谷學郭恕先江天樓閣上下皆水爲島嶼樓閣帆檣
樹木相錯波濤連綿境極曠蕩石谷必有所本然恕先
畫見亦鮮矣

以方壺之飄灑兼幼文之荒率離披點畫涉趣不窮天
下繪事家見之茫然錯愕不能解惟江上翁與南田生
醉心于此願爲執鞭王生得余兩人相賞罄快可無絕

國朝會集卷十一
絃之慨若待後世有子雲未免鈍置王生因題此其發
大噓

王山人極稱王叔明秋山蕭寺本最奇以輞川爲骨北
苑爲神趙吳興爲風韻蒼渾沈古兼備諸長勝國時刻
畫之工當稱獨步此圖卽秋山蕭寺意其寫紅林點色
得象外之趣視山樵本不妨出藍因雪崖先生稱翰林
冰鏡故一操高山博賞音傾耳之聽也

觀石谷寫空烟真能脫去町畦妙奪化權變態要眇不
可知已此從真相中盤鬱而出非由于毫端不關于心
手正杜詩所謂真宰上訴天應泣者

烏目山人石谷子所製江山圖卷余從婁東寓齋耽玩

累日觀其畫法全師山樵瀟湘圖遺意而石谷擬議神明通于造化凡巖嵐泉壑樹木雲烟橋梁村舍樓閣道路行旅舟楫大抵略備變態盡于是矣至于墨章水暈游賞無窮蓋嘗三折肱于山樵而得其靈祕要如昔人稱鍾元常書有十二種意外巧妙絕倫多奇何多讓焉昔人最重渲染此卷視他本尤工筆墨之外別有一種靈氣氤氳紙上黯澹沈深若數百年物也今之操觚者如林觀此殆無下筆處亦王山人與龔子有狗知之合流連賞音故不覺墨花飛舞與龔子詩篇相映發乃山川靈氣發越太盡他日渡江而西幸善護持勿使蛟龍知此奇寶

國香會身卷十一
筆墨簡潔處用意最微運其神氣于人所不見之地尤
爲慘澹此惟懸解能得之石谷臨柯敬仲竹石真有出
藍之美

石谷子云畫石欲靈活忌板刻用筆飛舞不滯則靈活
矣此圖卽雲林清祕閣也香光居士題云倪迂畫若散
緩而神趣油然而見之不覺繞屋狂叫觀石谷所撫幻霞
標致可想也觀石谷山人撫王叔明谿山長卷全法董
巨觀其崇巖大嶺奔灘巨壑嵐霧杳冥深松間之叢篁
烟莽掩映樓閣帶以橋梁石淙亂流近可捫酌山村籬
落澗道迴紆或雲壁萬仞上不見頂或青泥百盤下迷
山麓如身在萬山中聞猿啼豹嘯松風濺瀑之聲恍若

塵區之外別有一世界靈境奔會使人神襟湛然游賞無窮不出案乘閒而得清暉澹忘之娛卻笑謝客當年鑿山開道爲多事也

石谷子在毘陵稱筆墨之契惟半園唐先生與南田生耳半園往矣忘言傾賞惟南田一人然又相見之日稀終歲離索于十年間相要同聚山中三日迄今不可得而兩人神交興趣零落耗削每相顧歎息來日幾何蓋亦險矣

巨然師北苑貫道師巨然貫道縱橫輒生雄獷之氣蓋視巨然渾古則有倣焉師長捨短觀王山人所圖可爲學古者進一籌矣

師林圖爲迂翁最奇逸高渺之作予未得見也今見石
谷此意不求甚似而師林緬然可思真坐游于千載之
上與迂翁列峯相見也石谷古人哉

深林積翠中置谿館爲干崖瀑泉奔雷迴旋其下常如
風雨隱隱可聽墨華蒸鬱目作五色欲墜人衣便當呼
黃竹黃子同游于此閒掇拾青翠招手白雲正不必藐
姑汾水之陽然後樂而忘天下也

黃鶴山樵得董源之鬱密皴法類張顛艸書沈著之至
仍歸飄渺予從法外得其遺意當使古人恨不見我

陶徵士云飢來驅我去每笑此老皇皇何往乎春雨局
門大是無策聊于子久門庭乞一瓣香東坡謂飢時展

看還能飽人恐未必然也

風雨江干隨筆零亂飄渺天倪往往于此中出沒
竹樹交參巖岫盤紆每思古人展小作大處輒復擱筆
細雨梅花發春風在樹頭鑒者于豪墨零亂處思之
三山半落青天外秋霽晨起得此覺滿紙驚秋

銅檠燃炬放筆爲此直欲喚醒古人

昔黃公望畫富春山卷深自矜貴攜行笈歷數年而後
成頃來山中坐鏡清樓洒墨立就會無停思工乃貴遲
拙何取速筆先之機深媿于古人矣

湖中半是芙蓉人從綠雲紅香中往來時天雨後無纖
埃月光湛然金波與綠水相涵恍若一片碧玉琉璃世

區香會集卷十一
三
界身御冷風行天水閒卽拍洪崖游汗漫未足方其快也至于游船燈火笙管謳歌徒攪清思亂耳目皆非吾友游神所在以喧籟付之而已

寒林昔稱營邱華原後惟六如居士能盡其趣余欲兼李范之法收六如之勝破河陽之籬籬殆非十年擬議不可也

董宗伯嘗稱子久秋山圖爲宇內奇觀巨觀予未得見也暇日偶在陽羨與石谷共商一峯法覺含毫渲染之間似有蒼深渾古之色尙所謂離形得似絢爛之極仍歸自然邪

關仝蒼莽之氣惟烏目山人能得之暇日戲撫殊爲畦

徑所東未敢云撒手游行無礙也

沃丹虞美人二種昔人爲之多不能似似亦不能佳余
畧仿趙松雪然趙亦以不似爲似予則以極似師其不
似耳

余游長山處處皆荒寒之色絕似陸天游趙善長今思
之不能重游寫此以志昔者

對客倦譚退而伏枕稍覺隨筆遣懷蝴蝶紛紛尙在豪
末

毛詩北風圖其畫雪之濫觴邪六代以來無流傳之迹
唐惟右丞有江干雪意及雪山至今尙畱人間然亦似
曹弗興龍頭未易窺見自右丞以後能工畫雪惟營邱

國朝會集卷十一
三
華原而許道寧又神明李范之法者余從西谿觀銅山
雪色以道寧筆意求之未能如劉褒畫北風使四座涼
生也

白石翁藏關仝真本神色飛動元氣淋漓質乎尚哉洪
谷之風也余拓以大幘倘所謂未陟其險先仰其高邪
竹亭銷夏師鷗波老人其碧嵐上浮翠壁下斷飄騰谷
雲遮藏湍瀨得之松聲雲影圖也

西谿艸堂蓋周太史歸隱處也羣峰奔會帶以蒲谿菱
蘆激波檉柳夾岸散碧連翠水烟忽生漁網相錯予曾
從太史擊楫而弄澄明縱觀魚鳥有濠梁之樂真一幅
惠崇江南春圖也

桃源仙靈之窟宅也飄渺變幻而不可知圖桃源者必
精思入神獨挈靈異鑿鴻濛破荒忽游于無何有之鄉
然後谿洞桃花通于象外可從尺幅間一問津矣吾友
王子石谷嘗語余自昔寫桃源都無真想惟見趙伯駒
長卷仇實父巨幀能得此意其闢境運毫妙出匪夷賦
色之工自然天造余聞斯語欣然若有會也因研索兩
家法爲桃源圖

子久浮巒煖翠則太繁沙磧圖則太簡脫繁簡之迹出
畦徑之外盡神明之運發造化之祕極淋漓飄渺而不
可知之勢者其惟京口張氏所藏秋山圖陽羨吳光祿
富春卷乎學者規摹一峯何可不一見也暇時得小卷

經營布置略用秋山富春兩圖法似猶拘于繁簡畦徑之間未能與古人相遇于精神寂寞之表也

子久富春山卷全宗董源間以高米几雲林叔明仲圭諸法略備凡十數峯一峯一狀數百樹一樹一態雄秀蒼莽變化極矣與今世傳疊石重臺枯槎叢雜短皴橫點規模迥異予香山翁有樵本畧得大意衣白鄒先生有拓本半園唐氏有油素本庶幾不失邱壑位置然終不若一見姑射仙人真面目使凡塵頓盡也

石谷子凡三臨富春圖矣前十餘年曾爲半園唐氏摹長卷時猶爲古人法度所束未得游行自在最後爲篴江上借唐氏本再摹遂有彈丸脫手之勢婁東王奉常

聞而嘆之屬石谷再摹余皆得見之蓋其運筆時精神與古人相洽畧借粉本而洗發自己胸中靈氣故信筆取之不滯于思不失于法適合自然直可與之並傳追蹤先匠何止下真迹一等予友陽羨三梧閣潘氏將屬石谷再臨以此卷本陽羨名迹欲因王山人復還舊觀也從此富春副本共有五卷縱收藏家復有如雲起樓主人吳孝廉之癖者亦無憂劫火矣因識此以爲富春圖幸

陽羨周穎侯氏與雲起樓吳罔卿昵好曾以千金玩具抵吳借臨未竟還之火後乃從吳氏更索殘本足成恆自誇詡一峯富春真迹已殘惟摹本獨完人人謂得見

周氏本可想全圖之勝虞山王子石谷過毘陵將爲江
上御史摹此欲從陽羨借周氏樵本觀其起手一段不
可得卻後一載石谷適攜客歲所臨卷與余同游陽羨
因得見周氏摹本其筆墨真如小兒塗雅足發一大笑
急取對觀起手一段與殘本無異始知周氏誕妄真自
欺欺人者耳且大書卷尾自謂癡翁後身又自稱筆墨
有不及癡翁處有癡翁不及處真醯雞斥鷃蠹井窺天
之見可怪可哀也

吳罔卿生平所愛玩者有二卷一爲智永千文真迹一
爲富春圖將以爲殉彌畱爲文祭二卷先一日焚千文
真迹自臨以視其燼詰朝焚富春圖祭酒面付火火熾

輒還臥內其從子吳靜安疾趨焚所起紅爐而出之焚其起手一段余因同卿從子問其起手處寫城樓睥睨一角却作平沙秃鋒爲之極蒼莽之致平沙蓋寫富春江口出錢唐景也自平沙五尺餘以後方起峯巒坡石今所焚者平沙五尺餘耳他日當與石谷渡錢唐抵富春江上巖灘一觀癡翁真本更屬石谷補平沙一段使墨苑傳稱爲勝事也

畫秋海棠不難于綽約妖冶可憐之態而難于矯拔有挺立意惟能挺立而綽約妖冶以爲容斯可以况美人之貞而極麗者于是製圖竊比宋玉之賦東家子司馬相如之賦美人也

國朝會集卷十一
昔安期生以醉墨洒石上皆成桃花故寫生家多效之
又磅礴之山其桃千圍其花青黑西王母以食穆王今
之墨桃其遺意云

水墨興于唐人所以唐時最貴水墨以墨有五彩惟慧
眼能辨之視塗紅抹綠絢爛爲快者不可同年語矣
趙吳興有花谿漁隱又有落花游魚皆神化之迹臨仿
者毋慮數十百家大都刻畫舊觀未見新趣允裴屬子
寫游魚因兼用吳興兩圖意作扇景俟它時石谷觀之
當更開法外靈奇之想也

翠園兄將發維揚戲用倪高士法爲圖送之時春水初
澌春氣尙遲谷口千林正有寒色南田圖此聊當吹律

取似賞音以象外解之也

洪谷作雲中山頂四面峻厚墨苑稱化工靈氣難迹象
求之因與王子石谷斟酌作此洗盡時人畦徑真能知
四面之意者方可與觀此圖

壬子秋余與石谷在楊氏水亭同觀米海嶽雲山大幀
宋徽廟題幀首云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董宗伯鑒定爲
荆谿吳光祿所藏吳氏有雲起樓蓋以斯圖名也石谷
作此如宗伯所云從岳陽樓觀聽仙人吹笛一時凡意
頓盡故其下筆靈氣鬱蒸與前此所圖懸殊也

秋夜讀九辨諸篇橫坐天際目所見耳所聞都非我有
身如枯枝迎風蕭聊隨意點墨豈所謂此中有真意者

非邪

吾嘗欲執鞭米老俎豆黃倪橫琴坐思或得之精神寂
莫之表徂春高館晝夢徘徊風雨一交墨華再亂將與
古人同室而溯游不必上有千載也子純天機泊然會
當忘言洞此新賞

惜園游心繪事且十年餘矣其宗尙亦凡三四變最後
獨心賞南田惲子案乘閒所置吟賞大都南田筆墨也
閒嘗與余論議上下古今往往拔俗奔放不肖屑屑與
時追趨余因嘆惜園之意甚近于古也自右丞洪谷以
來北苑南宮相承入元而倪黃輩出風流豪蕩傾動一
時而畫法亦大明于天下後世士大夫追風效慕縱意

點筆輒相矜高或放于甜邪或流爲狂肆神明旣盡古
趣亦忘南田厭此波靡亟欲洗之而惜園乃與余意合
亦可異矣暇日以兩冊見投因爲斟酌于雲林雲西房
山海嶽之間別開徑路沈深墨采潤以烟雲根于宋以
通其鬱導于元以致其幽獵于明以資其媚雖神詣未
至而筆思轉新倘從之而仰鑽先匠洞貫祕塗庶幾洗
刷積靡一變還雅恐雲閒復起不易吾言願就賞心其
游斯趣耳

元人有古樹慈鴉白石翁有摹本蒼勁清逸如蟲書鴻
爪捨筏遺筌非時史所知也

壬子秋予在荆谿時山雨初霽谿漲湍急同諸子飲北

國朝會集卷十一
城蔣氏書齋乘醉泛舟從紫霞橋還泊東關激波奔岸
有聲暗柳斜谿蒼茫樓曲近水綠窗燈火明滅仰視河
漢無雲晶然水烟將升萬影既寂衆籟俱作于此流連
令人思致清宕正不必西谿南嶽之顛涯方稱幽絕耳
因爲圖記之

秋冬之際殊難爲懷惟當以天台雲海盪我煩襟知先
生同此高寄不復笑南田徒豪舉也

大癡陡壑密林爲張先三所得子寤寐羹牆十載於茲
頃見石谷所撫殆如一峯再來也

昔白石翁每作雲林其師趙同魯見輒呼曰又過矣又
過矣董宗伯稱子久畫未能斷縱橫習氣惟於迂也無

間然以石田翁之筆力爲雲林猶不爲同魯所許癡翁
與雲林方駕尙不免于縱橫故知曾次習氣未盡其于
幽澹兩言覲面千里江上翁抗情絕俗有雲林之風與
王山人相對忘言靈襟瀟遠長宵秉燭興至抽毫輒與
雲林神合其天趣飛翔洗脫畫習可以睨癡翁傲白石
無論時史矣壬子十月楓林舟中江上先生屬題
江南種菊之盛無如練川婁東而吾郡澄江欲與相敵
每於深秋游賞載丹粉以視造化之奇麗意甚樂之
夏山圖丹臺春曉皆叔明神化之迹此圖欲兼取之惜
無勁毫分其靈氣

不爲崇山峻嶺只作水村平遠亦足玩索無窮

余將發婁江林邱翁寄來詩卷索題客窗風雨剪燭細
展讀其詩如哀絃激越又如霜天斷鴻蕭聊佗倅鬱結
不平之氣淋漓滿紙使人不能卒讀林邱自傷生非其
時無所遇合以布衣終老窮巷感慨無賴故發憤而爲
詩詩成自書之寄興狂草以發其鬱結不平之氣其書
豪縱激宕有脫帽狂叫旁若無人之意所謂懸崖墜石
驚電流光直將與醉素分道揚鑣不獨枝山望而卻走
也

甌香館集卷十二

畫跋

武進惲 格著

海昌蔣光煦輯

九月在散懷閣斟秋芥茶朗吟自適爲叢菊寫照傳神
難傳韻尤難橫琴坐思庶幾得之丰姿澹忘之表深秋
池館畫夢徘徊風月一交心魂再蕩撫桐盤桓悠然把
菊抽毫點色將與寒暑臥游一室如南華真人化蝶時
也

墨菊畧用劉完庵法與白陽山人用筆有今古之殊

唐解元墨花游戲如虢國夫人馬上淡妝以天趣勝邪
以雲西筆法寫雲林清閼閣意不爲高巖大壑而風梧

烟篠如攬翠微如聞清籟橫琴坐忘殊有傲睨萬物之容

學癡翁須從董巨用思以蕭灑之筆發蒼渾之氣游趣天真復追茂古斯爲得意此圖擬富春大嶺殊未愜于心手豈能便合古人

吾友有雲林喬柯修竹大幘余家藏高士小山竹樹小景兩圖皆雲林妙本冬夜在鳴老梅花樓戲用兩圖筆意爲此似有一種天趣飛翔恨不令迂老見我也

巨然師北苑貫道師巨然此圖江天空闊林莽蕭森庶幾咫尺千里之勢初擬巨然乃近貫道然貫道且不易何敢輒望巨公

夜雨初霽曉烟欲出其象若此用米元暉語題方壺烟
雨景

谿山行旅摹北苑半幅圖文待詔云人間無北苑畫止
家藏半幅卽谿山行旅圖也此幀後歸董文敏乙卯十
月在蕪城客舍背臨

乙卯余客湖濱綠隄花岸蒲灘荻港于此流連戲作斯
圖略得宋人劉寀遺法

丁巳秋子游吳門過廣霞翁衣杏閣見案閒忘庵王子
墨花卷淋漓飄灑天趣飛動真得元人遺意當與白陽
公並驅廣霞先生曰益爲作設色花卷補忘庵花品之
所未備乎余唯唯遂破藤紙研丹粉戲爲點色五日而

後成之但紙不宜于色神氣未能明發然余圖非古非
今洗脫畦徑略研思于造化有天閑萬馬之意取示先
生先生曰忘庵卷如虢國澹掃蛾眉子畫如玉環豐肥
豔骨真堪並美挾兩卷以游于花萬蕊中吾將老是鄉
矣相與拊掌大笑并書于後

全是化工靈氣盤礴鬱積無筆墨痕足令古人歌笑出
地

曾見陳章侯臨宋人九芝圖多作棘刺昔賢必有所本
芝草不生于甘泉銅池與箠蒲蓂莢同稱瑞物而於榛
莽頑石之間製圖有深思焉其感慨可知已

嘗見王晉卿貽東坡書云吾日夕購子書不厭近又以

三縑博兩紙子有近書當稍有以遺我毋多費我絹也
東坡乃以澄心堂紙李承宴墨書黃州大醉中作黃泥
坂詞并跋二百餘言以遺之夫王晉卿因東坡遭貶謫
其交深矣然愛其書不可得猶以縑素易之因知筆墨
贈貽不能獨厚知已在昔已然非自今也南田生與石
谷子結契且廿年篋中未嘗蓄盈尺小幅而尋常面交
長綃巨幘纍纍也前年曾取藏墨易石谷畫扇一面又
石谷所慨然者未知澄心紙上書黃泥坂詞何時得效
坡翁故事耳

清泉白石與吾周旋可以樂而忘老

東坡云世多以墨畫山水竹石人物未有以畫花者也

汴人尹白能之爲賦詩云造物本無物忽然非所難花
心起墨暈春色散毫端飄緲形纔具扶疎態自完蓮風
盡顛倒杏雨半摧殘獨有狂居士求爲墨牡丹兼書平
子賦歸向雪堂看可知墨華起于北宋然尹白之名不
甚著何邪

清夜獨倚曲木牀著短袖衫子看月色在梧桐篔簹間
薄雲掩過之微風到竹衣上影動此時令人情思清宕
紛慮暫忘人生魚魚鹿鹿好景娛閒一歲不過八九日
耳偶然得之不應復以後來之日長而當面錯過也重
九後三日燈下書并以勸石谷

寫生先斂浮氣待意思靜專然後落筆方能洗脫塵俗

發新趣也

石谷不喜予寫生嘗對孫承公云正叔研精卉艸日求其趣其于烟雲山水之機疎矣予初不以爲然已而思寫生與畫山水用筆則一蹊徑不同久于花葉手腕必弱一花一葉豈能通千巖萬壑之趣乎石谷終歲未嘗于寫生著意然閒一爲之必有過人處蓋其得力于山水者深筆精墨靈而其餘不可勝用也石谷進我殆幾于水仙之移人情哉

唐以前無寒林自李營邱范華原始盡其法烏目山人此幀畫樹師營邱沙汀石骨用李晞古筆趣清潤兼六如居士蓋所謂脫盡縱橫習氣非強事點染者所能仿

佛也

此東園生游戲塗抹自取笑樂者也覽者多以爲似石
谷又謂似子晉更指某筆似某某筆似某墨華眩惑不
復可辨豈世無離婁邪抑宣尼有若遂竟不可分別邪
因衆語聚訟乃自題以證麀鹿之誤并與石谷子晉同
發一笑

烏目山人畫柳盡態極妍古所未有空對銷魂之圖正
乏銷魂之句放筆滋愧

河清可俟人壽幾何對此垂絲能無慨歎然烈士壯心
其能已乎昔人于此不禁唾壺之缺矣歌成呼酒自罰
十白